全唐文紀事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威遠

吐蕃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太宗伐遼東還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雁也故作

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其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唐書吐蕃傳

鴻墀謹案吐蕃傳高宗即位拜駙馬都尉封海西郡
王致書於長孫無忌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
之心者當勒兵以往　又案此條已采大唐新語以
互有詳畧故並存之

貞觀四年三月諸蕃君長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乃下
制令後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
蕃渠帥有死亡者必下詔冊立其後嗣焉統制四夷自

此始也 唐會要

劉仁軌代仁願率兵鎮守乃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本國共新羅和親以招輯其餘衆麟德二年八月隆到熊津城與新羅王法敏刑白馬而盟先祀神祇及川谷之神而後歃血其盟文劉仁軌之辭也歃訖埋幣帛於壇下之吉地藏其盟書於新羅之廟 唐書百濟國傳

開元二年吐蕃宰相坌達延陀獻書於宰相曰兩國地界事資早定界定之後然後立盟其月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及御史名悉獵來獻盟書元宗御承天門樓命

有司引見置酒於內殿宴遣之唐會要

開元十七年復遣使來朝詔忠王及皇甫惟明及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惟明既見贊普及公主皆忻然請和盡出貞觀以來勅書以示惟明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宣諭於赤嶺各樹分界之碑約不相侵唐會要

開元二十一年二月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兩界時李暠使於蕃金城度其還期當在暮秋故有是請及樹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其使莽布支同訖其事唐會要

鴻墀謹案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二年六月乙未遣左金吾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與此異

又西南諸蠻元是異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署彼蕃率種歸我緣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卽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爲詞未知孰是今旣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勅吐蕃贊普書

曲江集

鴻墀謹案吐蕃傳證聖二年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巂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此勅所云及別勑賛普書亦有彼中鐵柱州圖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皆指此

開元十一年四月新羅王金興光遣使獻果下馬一匹及牛黄人參頭髮朝霞細魚牙細縷鷹鈴海豹皮金銀等興光上言曰臣鄉居海曲地處遐陬元無泉客之珍

本之賓人之貨敢將方產之物塵瀆天官竊彼之才滓穢龍廄竊方燕豕敢類楚雞深覺靦顏彌增戰汗冊府元龜

天寶元年其王哥邏僕羅遣使獻方物三載詔封其王爲懷德王四載哥邏僕羅上表自陳曾祖以來奉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徵發望乞恩慈將奴土國同於唐國小子所須驅遣奴身一心爲國征討十一載其王設阿忽與國副王野解及九國王並上表請同心擊黑衣元宗宴賜慰諭遣之唐會要

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監察御史常魯與吐蕃

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奏請改勅書以貢獻為進以賜為寄以領取為領之優詔降諭曰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此誤耳並從之唐會要

八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姓蒙貞元年中獻書於劍南節度使韋臯自言本永昌沙壺之源也南詔八代祖舍龍生龍獨羅亦名細奴邏當高宗時遣首領數詣京師朝參皆得召見賞錦袍錦袖紫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盛邏皮盛邏皮生閣羅鳳閣羅鳳嘗謂後嗣脫歸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

表疏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鳳伽異先死大歷四年閣羅鳳卒伽異長男異牟尋繼立生尋夢湊一名閤勸異牟尋每歎地卑夷雜禮義不通隔越中華杜絶聲教遂獻書檄寄西川節度使韋皐韋皐答牟尋書申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謀於下陰決大計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按此五字原本脫據唐書補入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款許其歸化節度恭承詔旨專遣西川判官按唐書作巡官崔佐時親信數人越雲南與牟尋盟於玷蒼山下誓文四本內

一本進獻一本異牟尋置於玷蒼山下神祠石函內一本納於祖父等廟一本置府庫中以示子孫不令為逆不令侵掠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書蔡襲意旨令書吏寫蠻王異牟尋誓文數本并書牒繫於車弩上飛入賊營臣切覽牟尋誓文立盟極切今南蠻子孫違負前誓伏料天道必誅容臣覗於江源訪覓其誓文續俟寫錄眞本進上　蠻書

鴻墀謹案異牟尋誓文今附蠻書卷末而此云待訪覓續寫者蓋其初作此篇時尚未得誓文故所言如此其後訪覓附入而此本未及刊削遂前後互異其說耳

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以大義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皐招撫羣蠻尋因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皐乃爲書遺尋敘其歸化之誠轉至吐蕃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絕吐蕃復臣於唐 滇載記

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淸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

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恐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循彼情便令鑴刻則是非務寶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賜吐蕃將書 翰苑集

朕自嗣膺寶位卽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鄰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於皇天后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

權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翰苑集

初約漢以牛蕃以馬爲牲鎰恥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請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時塞外無豕結贊請以羝羊鎰出犬白羊乃坎於壇北刑之雜血一器而歃盟文云云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而已唐書張鎰傳

舜化貞之立以唐昭宗乾甯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國不足辱詔書滇載記

西山八國疊古已來爲中國西南之患也自蜀武侯擒縱之後方通誠款唐鮮於仲通將領博海等軍六萬衆殁於鬼主之謀遂致姚巂生心數侵黎巂量由非才也近又李福尙書鎭西川牛叢爲貳車日南蠻直犯梓潼役陶匠二十萬燒塼欲塞劍門蜀有五丈天王者寶歷中所置也是時見大僧形於錦城之隅蠻人百萬之衆悉皆奔竄後高相公駢統臨益部兼號征南蠻㡬聞名預自屏跡矣然時飛一木夾其中惟誇兵革犀象欲借縣錦之江飲馬濯足而已高相公於是經營版築置防

城勇士八千命胡記室曾以擻破之仍判迴水夾故胡曾破之數聯天下稱為奇絕其辭云欲蕩平変妄希抗禮何異持衡秤地舉尺量天又荅云越巂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中曩日邊將邀勳妄圖吞併得之如手加騈拇失之若頷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毳何足喻哉是以南蠻夷曰成都近有良將未可圖焉於是烽燧无虞誠款繼至高公稍恃功業以致驕矜凡刱規模有劉焉李特之志朝廷議奏遂除江陵復自江陵遷於淮海首冠諸侯有唐已來可謂

英雄者矣判木夾云辭天出塞陣雲空霧卷霞開萬里
通覲受虎符安宇宙誓將龍劍定英雄殘霜敢冒高懸
日秋葉爭禁大段風爲報南蠻須屏跡不同蜀將武侯
公破木夾云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
讀辭藻煥然獎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作同邊鎭才到
藩籬且按此朝之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唯
認苴咩尙呼南詔之佳名豈見大朝之美號要從微耗
且是所宜伏承驃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彫題屈膝駃
舌折腰冉服來庭氈裘入貢蓋以深明豹略精究龍韜

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无乃不可乎將爲我皇帝有所負於彼邦邊臣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直我曲獲罪於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貽榮報及披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因繫使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讐呑噬我郎甯虜劉我交趾取我越巂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何乃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趍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湊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

亦須相時苟无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踰堯舜顏子之賢過夔龍六合茫茫无立錐之地者葢无其時也設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爲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一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使門人爲臣以爲欺天乎及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逍遥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

識天時苻堅不知歷數妄恃富强爭帝乾坤莽以百萬銳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苻以六十萬精兵寇於東晉謝元以八千之卒敗於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强何足恃也周主杖鉞於岐山漢祖脫禍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藹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見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參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刳剔孕婦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斮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侯而朝之至於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

期而會尙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覯乎聖人
去就豈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
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
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皇方宵衣旰食肩堯踵舜父事
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
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非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
旦戶生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王無道併呑
六國恃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於紫塞
造阿房於皇州鬼毋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

之國人棄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嚮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卹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非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元元之德遇隋煬荒淫徭役不常徵斂無度竭生民之財產爲巡幸之資糧虎噬羣賢獮烝庶毋浮沉遼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杜絕巡遊夢卜宰輔倚注藩屏

思成垂拱褻習干戈皇天方贊國人方歡非天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生元齡者乎而況越嶲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中曩日邊將邀勳妄圖吞併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頷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氂何足喻哉僕雖自綷紗素耽黃石既探師律固識兵機奉詔鎮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永念姬周之讓路既不獲已卽須訓戎且蜀地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

戎皆是儒者有昧見幾而作但守昇平之元規雖分帝
燮不敎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
三令敎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苦與
之均義等塤篪情由瓜葛說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
聚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旣
識三畧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擘開太華况彼
國自長慶以來搔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母掠人之
妻鰥人之獨焚人之廬舍使人暴露剝人之桑麻使人
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

之門況抱雞搏狸不由人教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旣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推車豈勞力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被堅執銳雖則未曾濟河焚舟平生所貽彼國將帥之强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訪且六合之大舟車不及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閑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晉陽何其

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貸魯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廷戶始識安危久習韜鈐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迴示荒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顏之知禮翻效莽堅之覆車支跐喪亡可知

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趍東海眾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虜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難更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餱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嶲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更是行人豈遺往策皇帝聖旨已具前緘奏聞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此答木夾書原是胡曾與路巖相公鎮蜀日修之非爲高駢相公也

何光遠譔述　鑒戒錄

章孝規不知何許人嘗爲路曾贈書雲南木夾詳考其始末則曾贈者唐邊臣方面之官雲南者蠻夷之地古有大雲南小雲南是也木夾則彼方所謂木契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木夾曾贈之書當是復雲南之移文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獎飾過多蓋其結信邊鄙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在是木夾之文則進士胡曾所爲其字則處士章孝規草書耳　宣和書譜

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持禮入洛顧太尉遠爲之副焉莊宗復遣李客省嚴衙厥命以通好嚴本辯士也既而居蜀亦稱臣焉然於朝對之間舉措輕易及置一笏記廣敘興亡詞旨鏗鏘驚駭聞聽蜀之文武卿咸伏其雄其李巖於王蜀所置笏記曰臣嚴等言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别於西秦一旦迫遷於東洛誅殘南北焚蕪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俟爾殲殘憤朱温崔允之徒同謀不遜遂

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然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虞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才過汴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時號王鐵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梁末主名劍霜未匣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喦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奉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梟兇方議除翦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

危喜帝祚於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國禮遠酬於厚禮臣等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彤庭戰汗實深於跼地臣等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鑑誡錄

裴霸後唐明宗朝在郎署與右常侍陸崇使於閩風飄不便誤適兩浙時樞密使安重誨怒絕錢氏朝貢越人以兵守二使於館崇頻有不遜之語幾欲害之經歲崇以疾殁霸得歸朝繇是鏐厚加待遇因託附霸表而復命闕庭霸以錢氏之表達重誨厲色而問曰表有何言

霧曰遠方實封不委其事及發函乃引咎伏辜之詞也

明宗甚悅冊府元龜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於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烝黎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

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馬令南唐書

周世宗既盡取江北十四州之地景懼稟周正朔上表稱國主世宗答書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之而已景由是頗躁憤東都事畧

太祖皇帝常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辨麗累數千言今藏之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

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二老堂雜志

鴻墀謹案此書載陸游南唐書者甚略其東都事略及宋史所載甚詳

江南國主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一函至滁州本州以聞書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其略云願陳兄事永奉鄰歡設或俯鑒遠圖下交小國悉班卒乘俾

又蒼黔慶雖大之相聞奉瓊瑤以爲好必當歲陳山澤之利少助軍旅之須虔俟報章以答高命道途朝坦禮幣夕行云書奏不答舊五代史周世宗紀

鴻墀謹案此顯德三年二月甲戌所上表至是月壬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僞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奉表來上敘願依大國稱臣納貢之意三月丙午又遣其臣僞司空孫晟僞禮部尚書王崇質等奉表來上辛亥帝始賜江南李景書並賜其將佐書

王師進救撫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順國主遺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朝陸游南唐書

全唐文紀事卷十終

全唐文紀事卷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政治

垂代立敎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宏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吳兢貞觀政要序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

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敘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敘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

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唐史論斷

帝與名臣蕭瑀等唱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運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
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
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
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
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
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甯不可以久安大
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
而反覆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
然而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

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巳故爲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頹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故其爲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彊爲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

殺守圍覦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

亦不可一概責也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倍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新唐書宗室列傳贊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鬻蔬菜事竟不行隋唐嘉話

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新唐書姚璹傳

志愔爲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正則人無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爲衆所謗臣常著應正論以見微志因上之王志愔應正論序

元宗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崔沔獻御絲賦見顏魯公集徐彥伯南郊賦率先金簿之錢謹覆瑤箱之燕玉海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

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作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唐令長新戒 集古錄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

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皁之說為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元結表上上時議三篇表　次山集

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蠡邱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翦比於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序　李太白集

開元二十五年冑曹參軍郄昂撰岐邠涇甯四州八坊碑頌序云張萬歲傍隴右字之四十年間成七十萬六千匹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萬匹上耕藉之明年命邠公典馬政公召入𧰼元祐作小司空兼牧圉匪燒匪剔斯馬斯才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豳土晚寒寧州壤甘涇水流沃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犬邱之野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餘在三郡保樂第一甘露第二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有詔令新保樂

從甘露云云折衝果毅蘇忠等八人各主一坊苑揔監韋績統之八坊有田千二百三十餘頃分爲十屯皇朝知鳳州廖康上此碑請推行其法玉海

張説爲隴右羣牧使頌云大唐承周隋離亂之後貞觀初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仍命太僕卿張萬歲葺其政焉至麟德中四十年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隘狭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

張氏中廢二十年間所殘蓋寡張氏三代典羣牧恩信行於隴右人以馬歲爲四歯兩歯亦謂之背二向三者爲張氏家諱歲字者也 唐會要

右唐八馬坊碑郄昂撰開元之治盛矣監牧之制其詳如此錄之可以見當時之制焉 金石錄

唐制儒家楊相如君臣政理論三卷書目開元十三年河南府陸渾主簿楊相如撰上中卷論君臣之體下卷論治理之要 玉海

天寶九載三月十二日勅親民之官莫過於縣令比來選司取人必限書判且文學政事本是異科求備一人

百中無一況古來良宰豈必文人唐會要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功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左拾遺張宣明監姚巂諸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摶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以聞蜀人賴焉大唐新語

李昌巙大歷間以御史中丞桂州刺史兼桂管觀察防禦使有討西原賊潘長安功吏士爲刻平蠻頌鎭南山

下又嘗修飾舜祠祠後虞山亦有碑其時韓雲卿以文韓秀實以書李陽冰以篆知名當世二一刻皆三人所爲獨秀山又有監察御史裏行鄭叔齊爲昌𡾰作新開石巖記中言昌𡾰卽山建學大興弦誦昌𡾰於桂蓋多可稱者故桂

貞元中度支欲斫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曾蔭

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蔕須存百代之規況神堯入關先駐此樹元宗幸嶽見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邵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舊遊甯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尋入臺補闕史

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鬱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可奪之誠達於聰明且用季

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類其話言而鋪其馨香云

岐國公杜公淮南遺愛碑銘序　權文公集

鄭君初擢秀才第爲東觀校書郎授長安府至於宰是邑百姓孫士良等請命朝省斯頌作焉後又言左司郎中宇文邈修功善狀蓋唐自武后聖歷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勑旨毋得擅立碑於是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而考其詞今此碑猶可按也驗實則人無溢美準勑立碑有風勸余故錄之以見唐制如此

鄭楚相德政碑　授堂金石跋

班固曰人含五常貴於萬彙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則謂之風其好惡取舍動靜不恆隨君上之情欲聖唐四三王而六五帝一六合而光宅覽職方圖山川盡見歲七月木鐸徇於路命州里舉賢良於我睢陽古之大郡也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也 陳仲師土風賦序 文苑英華

韓愈送許郢州序云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皐爲浙西觀察使封杖

決安吉令孫澥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容齋三筆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柳河東集

柳子厚作館驛使記云萬國之會四表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望自萬年至於渭南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盩厔其

驛十有一其藪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藪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藪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藪曰汾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言唐都畿之制如此雖六典所在亦不得其詳今司門職方謂宜舉唐舊制而復京畿之壯觀焉文昌雜錄

封建論生人之初羣聚而求治聖人因而撫之而賞罰廢置之遂因之爲封建聖人不世出諸侯相吞而併於

秦秦懲其弊而郡縣之世變使然也子厚之論是也其說固具於呂覽矣然因而撫之者與天下爲公吞而併之者以天下爲私暸然可知也向使不從而撫之先其末一而併之則三代爲私勢既併於一復分而予諸人則秦爲公矣今子厚乃謂因之者不得已而公天下自秦始非也不然則激也柳子厚之激以唐之嘗議封建將以明理道也其言曰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及夫郡邑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之而不法朝斥之矣誠哉是言也黄氏日抄讀柳文

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爾平賦書序　李文公集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覩陰陽慘舒之節取震虩澤濡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浹於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於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鐘以極八音誠通人之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嘗耳剽老成人之言孰矣今研

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扑也答饒州元使君書 劉賓客文集

此義山在鄭滎陽桂州幕中作也杜牧之亦有池州祭木瓜神文中云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年可見當時長吏留心民事猶有徧走羣望遺意李商隱賽古攢神文 四六法海

汝州防禦使令狐緒有善政郡人詣闕請立德政碑頌緒以弟綯在中書上表乞寢從之舊唐書宣宗紀

因覩劉中山集見有任同州刺史日謝表云伏奉制書

以當州連年歉旱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并賜粟麥六萬石佽長吏逐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歛於百姓者又表云勑牒度支奏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内同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按夢得以大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開成此表皆開成初也唐至開成已爲季世然朝廷州縣猶有憂民之心其所施惠寬貸以子民者一同州至緡錢粟斗以數萬計合諸道亡慮數十百萬猶賢於後世當民力困憊室無蓋藏之時剝膚次骨盡其膏血而曾不之

恤者有間矣簡寓

右舊例宰臣每於閤內及延英奏論政事及退歸中書知印宰臣盡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簡策伏以敷陳時政承奉聖旨事非一端時移數刻退朝循省執筆讚論但記出己之辭或忘同列之對若獻替之說或闕則史策之書不詳臣今商量每閤內奏事及延英對迴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奏公事人自為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遺漏付與史氏便得直書伏乞天恩永為常式論閤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樊

川文集

韓遜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於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舊五代史

赦恩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搜采異聞錄

御史中丞盧損等進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制勅堪悠

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編爲三十卷其不中選者各令所司封閉不得行用舊五代史末帝紀

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爲得又云天福五年歲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爲斷則生民以輸納無及於惠矣搜采異聞錄

晉安重榮爲成德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副使朱崇節奏鎮州軍府將吏僧道父老詣闕請立重榮德政碑高祖勅安重榮功宣締構寄重藩維善布詔條克除民瘼遂

致僚吏僧道詣闕上章求勸貞珉以揚異政旣觀勤切

宣示允俞其碑文仍令太子賓客任贊撰進冊府元龜

周世宗顯德三年留心農穡思廣勸課之道命國工刻

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於禁中召近臣觀之學士承

旨陶穀爲贊以美其事其序曰耕於歷山重華之德也

蠶於岐陽太姒之美也我后在宥之四載以爲化民成

俗者莫如身率乃命有司刻木爲耦人耕耘之象又爲

織婦蠶女之類置於紫庭亦几杖盤盂座右之義也志

在足食豈同流馬之運人皆有褐且殊昆明之石同穎

八蠶可翹足而望豈比獲玉鈎於山陽空有採桑之號陳金根於鈎盾但爲弄田之戲哉玉海

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戶民租賦帝因覽其文集而善之乃寫其辭爲圖以賜藩郡時帝將均定天下賦稅故先以此圖徧賜之舊五代史周世宗紀

顯德五年七月詔曰朕以寰宇雖安烝民未泰當乙夜觀書之際校前賢阜俗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

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庶王公觀覽觸目驚心利國便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繁變通但要適宜所期濟務繁乃勳舊共庇黎元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五代會要

鴻墀謹案世宗讀元微之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薛史僅云賜諸道均田圖第略而未詳乃歐史則云世宗見元微之均田圖是直以圖爲元微之所作乖舛殊甚微溥是編幾無由訂其謬矣

昇元三年詔曰適者干戈相尋地弗而不藝桑隕而弗

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向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唐餘紀傳

鴻墀謹案陸游南唐書與此同馬令南唐書是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與二書小異

知誥於府署內立亭號曰延賓以待多士命齊邱爲之

記由是豪傑翕然歸之十國春秋

明德元年十二月頒勸農桑詔刺史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敦耕瞻蒲勸穡春鶊始囀便具籠筐蟋蟀載吟即鳴機杼十國春秋

全唐文紀事卷十一終